《左传·哀公十五年》

春秋 左丘明

【经】十有五年春王正月，成叛。夏五月，齐高无ぶ出奔北燕。郑伯伐宋。秋八月，大雩。晋赵鞅帅师伐卫。冬，晋侯伐郑。及齐平。卫公孟彄出奔齐。

【传】十五年春，成叛于齐。武伯伐成，不克，遂城输。

夏，楚子西、子期伐吴，乃桐汭。陈侯使公孙贞子吊焉，及良而卒，将以尸入。吴子使大宰嚭劳，且辞曰：「以水潦之不时，无乃廪然陨大夫之尸，以重寡君之忧。寡君敢辞。」上介芋尹盖对曰：「寡君闻楚为不道，荐伐吴国，灭厥民人。寡君使盖备使，吊君之下吏。无禄，使人逢天之戚，大命陨队，绝世于良，废日共积，一日迁次。今君命逆使人曰：『无以尸造于门。』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。且臣闻之曰：『事死如事生，礼也。』于是乎有朝聘而终，以尸将事之礼。又有朝聘而遭丧之礼。若不以尸将命，是遭丧而还也，无乃不可乎！以礼防民，犹或逾之。今大夫曰：『死而弃之』，是弃礼也。其何以为诸侯主？先民有言曰：『无秽虐士。』备使奉尸将命，苟我寡君之命达于君所，虽陨于深渊，则天命也，非君与涉人之过也。」吴人内之。

秋，齐陈瓘如楚。过卫，仲田见之，曰：「天或者以陈氏为斧斤，既斫丧公室，而他人有之，不可知也。其使终飨之，亦不可知也。若善鲁以待时，不亦可乎？何必恶焉？」子玉曰：「然，吾受命矣，子使告我弟。」

冬，及齐平。子服景伯如齐，子赣为介，见公孙成，曰：「人皆臣人，而有背人之心。况齐人虽为子役，其有不贰乎？子，周公之孙也，多飨大利，犹思不义。利不可得，而丧宗国，将焉用之？」成曰：「善哉！吾不早闻命。」

陈成子馆客，曰：「寡君使恒告曰：『寡君愿事君如事卫君。』」景伯揖子赣而进之。对曰：「寡君之愿也。昔晋人伐卫，齐为卫故，伐晋冠氏，丧车五百，因与卫地，自济以西，禚、媚、杏以南，书社五百。吴人加敝邑以乱，齐因其病，取讙与阐。寡君是以寒心。若得视卫君之事君也，则固所愿也。」成子病之，乃归成。公孙宿以其兵甲入于嬴。

卫孔圉取大子蒯聩之姊，生悝。孔氏之竖浑良夫长而美，孔文子卒，通于内。大子在戚，孔姬使之焉。大子与之言曰：「苟使我入获国，服冕乘轩，三死无与。」与之盟，为请于伯姬。

闰月，良夫与大子入，舍于孔氏之外圃。昏，二人蒙衣而乘，寺人罗御，如孔氏。孔氏之老栾宁问之，称姻妾以告。遂入，适伯姬氏。既食，孔伯姬杖戈而先，大子与五人介，舆豭从之。迫孔悝于厕，强盟之，遂劫以登台。栾宁将饮酒，炙未熟，闻乱，使告季子。召获驾乘车，行爵食炙，奉卫侯辄来奔。季子将入，遇子羔将出，曰：「门已闭矣。」季子曰：「吾姑至焉。」子羔曰：「弗及，不践其难。」季子曰：「食焉，不辟其难。」子羔遂出。子路入，及门，公孙敢门焉，曰：「无入为也。」季子曰：「是公孙，求利焉而逃其难。由不然，利其禄，必救其患。」有使者出，乃入。曰：「大子焉用孔悝？虽杀之，必或继之。」且曰：「大子无勇，若燔台，半，必舍孔叔。」大子闻之，惧，下石乞、盂□敌子路。以戈击之，断缨。子路曰：「君子死，冠不免。」结缨而死。孔子闻卫乱，曰：「柴也其来，由也死矣。」孔悝立庄公。庄公害故政，欲尽去之，先谓司徒瞒成曰：「寡人离病于外久矣，子请亦尝之。」归告褚师比，欲与之伐公，不果。

【译文】

十五年春季，成地背叛孟氏而投靠齐国。孟武伯攻打成地，没有攻下，于是就在输地筑城。

夏季，楚国的子西、子期攻打吴国，到达桐汭，陈闵公派公孙贞子去吴国慰问，到达良地就死了，副使准备把灵柩运进城里。吴王派太宰嚭慰劳，而且辞谢说：“由于雨水不调和，恐怕大水泛滥而毁坏大夫的灵柩，增加寡君的忧虑，寡君谨此辞谢。”第一副使芋尹盖回答说：“寡君听说楚国无道，屡次攻打吴国，消灭你们百姓，寡君派盖备充使臣的行列，向贵君的下级官吏慰问。不幸，使臣正逢上天的忧戚，丧了性命，在良地去世。我们耗费时间积聚殡敛的财物，又怕耽误使命，每天变换住地，加紧赶路。现在您命令迎接使臣说‘不要让灵柩到城门上来’，这就把寡君的命令，丢弃在杂草丛中了。而且下臣听说，‘事奉死人像事奉活人一样，这是礼’，因此而有了在朝聘过程中使臣死去、奉着灵柩完成使命的礼仪，同时又有在进聘过程中，遇到受聘国家发生丧事的礼仪。如果不奉灵柩完成使命，这就像是遇到受聘国家发生丧事而回国一样了，恐怕不可以吧！用礼仪来防止百姓，还恐怕有所逾越，现在您说‘死了就丢弃他’，这是丢掉礼仪，还怎么能当诸侯的盟主？从前的人有话说：‘不要把死者看成污秽。’我奉着灵柩完成使命，如果我们寡君的命令能上达于贵君那里，即使坠入深渊，那么也是上天的意志，不是贵君和划船人的过错。”吴国人接纳了他们和灵柩。

秋季，齐国的陈瓘到楚国去，经过卫国，仲由拜见他，说：“上天或许是用陈氏作为斧子，把公室砍削以后又为别人所有，现在不能知道，可能让陈氏最后享有，现在也不能知道。如果和鲁国友好以等待时机，不也是可以的吗？何必搞坏关系呢？”陈瓘说：“对。我接受您的命令了。您派人去告诉我的弟弟。”

冬季，鲁国和齐国讲和。子服景伯到齐国去，子赣做副使，会见公孙成，说：“人们都是别人的臣下，有人还有背叛别人的念头，何况齐国人，虽然为您服役，能没有二心吗？您，是周公的后代，享受到巨大的利益，还想做不义的事情。利益不能得到，反而失掉了祖国，何必这样？”公孙成说：“对啊！我没有早听到您的命令。”

陈成子在宾馆会见客人，说：“寡君派恒报告您说：‘我愿意事奉贵君就像事奉卫君一样。’”景伯向子赣作揖请他走上一步。让子赣回答说：“这正是寡君的愿望。从前晋国人进攻卫国，齐国为了卫国的缘故，进攻晋国的冠氏，丧失了五百辆战车。由于这样就给了卫国土地，从济水以西和禚地、媚地、杏地以南，一共五百个村子。吴国人把动乱加于敝邑，齐国乘敝邑的困难，占取了瓘地和阐地，寡君因此而寒心，如果能像卫君那样事奉贵君，那本来就是我们所希望的。”陈成子感到愧恨，就把成地归还给鲁国。公孙宿带了他的武器装备进入嬴地。

卫国的孔圉娶了太子蒯聩的姐姐，生了悝。孔氏的童仆浑良夫个子高，并且长得漂亮，孔圉死后，就和孔姬私通。太子在戚地，孔姬派浑良夫前去，太子对他说：“如果让我回国即位，给你大夫的冠服、车子，赦免死罪三次。”浑良夫和太子盟誓，为他向孔姬请求。

闰十二月，浑良夫和太子回到国都，住在孔氏家外面菜园子里。天黑以后，两个人用头巾盖住脸，寺人罗为他们驾车，到了孔氏家里。孔氏的家臣之长栾宁问他们，他们说是姻戚家的侍妾，就进了门。到了孔姬那里，吃完饭，孔姬手拿着戈走在前面，太子和五个人身披皮甲，用车装上公猪跟着，把孔悝逼到墙边，强迫他盟誓，于是就劫持他登上台去。栾宁正要喝酒，肉没有烤熟，听说有动乱，派人告诉子路，召唤获驾上坐车，在车上喝酒吃肉，事奉卫出公辄逃亡到鲁国来。

子路正要进入国都，碰上子羔正要出来，说：“城门已经关上了。”子路说：“我还是去一下。”子羔说：“来不及了，不要去遭受祸难！”子路说：“吃了他的俸禄，不应躲避祸难。”子羔就出去，子路进入。到达孔氏大门口；公孙敢在那里守门，说：“不要进去干什么了。”子路说：“这是公孙，在这里谋求利益而躲避祸难。我不是这样，以他的俸禄为利益，就一定要救援他的患难。”有使者从门里出来，子路就乘机进去，说：“太子哪里用得着孔悝作帮手？即使杀了他，一定有人接替他。”而且说：“太子没有勇气，如果放火烧台，烧到一半，必然会释放孔叔。”太子听到了，很害怕，让石乞、盂黡下台和子路搏斗，用戈击中子路，把帽带也斩断了。子路说：“君子死，帽子也不能除掉。”于是子路结好帽带子就死了。孔子听到卫国发生动乱，说“柴能回来，可是由死去了。”

孔悝立了卫庄公。庄公认为原来的大臣都靠不住，想要全部去掉他们，就先对司徒瞒成说：“我在外边遭遇忧患很久了，请您也尝一尝。”瞒成回去告诉褚师比，想要和他攻打庄公，没能实现。